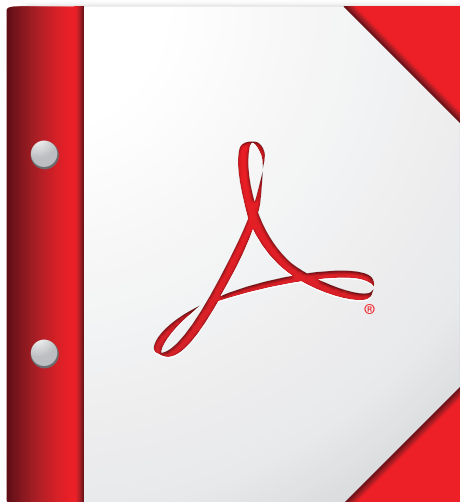




为获得最佳体验，请在 **Acrobat 9、Adobe Reader 9**
或更高版本中打开此 **PDF** 包。

[立即购买 Adobe Reader !](#)

最美的声音

亲情是世界上最灿烂的阳光。无论我们走出多远，飞得多高，父母的目光都在我们的背后，我们永远是他们心中最牵挂的孩子。大爱无言，而那份无言的爱，就是人间最美的声音。



路是月的痕

✻ 唐 星

依稀想来，已有几年未踏上这一条洒满月光的小路了。小路是父亲亲手用鹅卵石铺成的，在月下泛着朦胧柔和的光。路的那头，连着河边的小屋，连着我的父亲。父亲呵，你是否依然执著地坐在岸边，哀怨地吹着笛子，等着儿子归来？

父亲爱好吹笛。小的时候，父亲的笛声载满了我童年的乐趣，像那条丝带一样的小河，牵引着我的童心在父亲爱的港湾里晃悠。

父亲很疼我这个唯一的儿子，老喜欢用粗糙的双手捏我的脸蛋，不顾我疼得哭起来，还兀自傻呵呵地笑。每天日暮，父亲带我到河边的草地上放牛。父亲常常放开绳子让牛自己去吃草，人便从背后的草篓里摸出笛子，鼓起腮，吹出世间最美妙的音乐，我靠在父亲的腿上，看着天边的夕阳将父亲的头发染上点点金色。我爱父亲，父亲的笛声最美。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开始讨厌起父亲来，讨厌他满嘴烟味，讨厌他的黄牙，讨厌他背个草篓到学校找我，还从窗外傻傻地等着我看；我还讨厌他没有本事，只知侍弄几亩薄地，连我的学费也没能赚回。我和父亲逐渐有了隔膜。在被我吼了几次后，父亲不再打着赤脚去学校看我，不再唠叨着让我好好学习。他保持沉默，而打破沉默的唯一方式就是吹笛，如怨如诉，而在我看来，这又成了他不务正业的标志。

我要到外地上学去了。离去的前一天晚上，我走上那条熟悉的小路，感觉到一丝眷恋与不舍，路像是月光在地上划过的痕，也划过我的心。几年时间里，我未回过一次家。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我走后，父亲整日像掉了魂似的，茶饭不思，只知去河边吹笛子。最终，我应母亲的请求回到了家。到家里已是夜晚，月刚升起，当我怀着无尽的思绪在小路上行走时，遇到了等我的父亲。我忽地一下子哭出来，紧紧抱住了他，我的父亲。我请求父亲给我吹笛，他答应了。哽咽的笛声又在耳畔响起，响在洒满月光的小路上，勾起我的回忆。我感觉到父亲眷眷的爱子之情，感到愧对父亲的笛声，父亲爱我，爱着自己的儿子。他为我吹了十

八年的笛子，而我此刻才发现它和我的心竟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

路很美，很美，是月划过的痕。月是路的魂，父亲的笛声是我的心魂！



曾几何时，父亲的身影在我们懵懂的心中变得不再伟岸？又曾几何时，父亲的形像在我们看来变得那样的猥琐？仅仅因为我们长大了，不再需要依偎父亲那宽阔的臂弯了吗？不再需要仰仗父亲那挺立的脊梁了吗？世间的一切都可能随时间的流逝而改变，而唯一不变的，是父亲那对子女沉默如山的爱。

心湖的涟漪

✻ 庞 祁

洗完澡，吹干了头发，我默默地坐在镜子前。

妈妈搬了把稍高些的椅子，坐在我身后，轻轻地拨弄着我的头发——她在为我挑白发呢！

我漫无目的地拿起桌前的一本小说，随意地翻阅着。不知为什么，我很喜欢这种感觉。妈妈给我拔白头发的时候动作总是轻轻的，很舒服。而我呢，也就有一搭无一搭地边看书边和她说话，从没有多想过什么。

“哟！这礼拜白发怎么这么多啊？”妈妈惊诧地盯着手里刚拔下来的几根头发，像是在问我，又像是在喃喃自语。

“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我半开玩笑地回答，眼睛依旧在我的小说里游走。

妈妈没有了声音，只是默默地继续寻找着。

“妈，有时候我真想多长几根白头发呢。”

“傻孩子 胡说什么呀！”

“真的，妈。你给我拔白头发的感觉特别舒服。”

“是吗？”镜子里的妈妈脸上浮起了笑容——这是我不经意间抬头看到的。
“那——以后也不许再长白发！”妈妈这么说着，但脸上还是笑笑的。

我又不经意地抬起了头，当我准备再次将目光收回到书上时，猛地，我发现我的目光已定格在镜子上，收不回来了——我看到给我找白头发的妈妈，她也已经有几根明显的白发了！

“妈，你有白头发了！”

“嗨！妈都老了，能没几根白发吗！别动别动……这儿还有一根……不过你可得注意了，这么小就有白发可不行……别动！”

妈妈依旧一丝不苟地为我找白发。看着铺在桌上已经拔下来的十二根白发，我想：“妈妈的白发也有这么多吗？”

“妈，你别拔了，让我也给你找找吧！”

“没事，你坐好就行了。”

我把妈妈“摁”在了椅子上，细心地找了起来。从妈妈头上拔下来的白发比我的还多一根。我的手颤抖起来：妈妈才只有三十九岁啊！

我慢慢地把目光从自己手中投向妈妈，我看到妈妈的眼里湿湿的，脸上还挂着笑容。

霎时间，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自己总感觉妈妈拔白发时那么舒服——因为那不仅仅是舒服——那是，那是一种怎样的幸福啊！我沐浴在母爱的阳光下却浑然不觉，等到真正“看”到了母爱，我才懂得什么叫幸福。

记得《没事偷着乐》里有这么一段台词：“爸，我特幸福！”——儿子趴在爹身上。“孩子他妈，你听听，咱儿子知道啥叫幸福了！”——爹背着儿子。

是啊，就是在点滴的感动中，我们猛然感到了幸福。正如心湖里的涟漪，就这么一圈一圈地扩散着，荡漾开去……虽然别人不一定会注意它，但“心”确是感觉到了……

“妈，你怎么了？”

“噢，没事，”妈妈擦了擦眼睛，“就是……挺幸福的……”



生活中有很多让人感到幸福的事，人们往往因为它的平凡而忽略了它，发生过就渐渐淡忘，甚至麻木了。拥有一颗容易被感动的心，我们的生活才

显得不再平淡。从现在起，学会感动吧，因为和谐社会的构筑要从我们点滴的感动开始。

妈妈的呼吸

✿ 牟可可

好久好久，没和妈妈同睡在一张床上了；好久好久，没同妈妈的心贴得如此近过；好久好久，没仔细聆听过妈妈的呼吸……如今又躺在妈妈的身边，我却难以入眠……

小时候，总爱把头伏在妈妈的胸口，一动不动地假装入睡。没过多久便能听到妈妈熟睡的呼吸，那么轻柔，那么和缓，那么馨香。而我也总是在这种温暖而柔和的气息中悄悄进入甜蜜的梦乡……

忽然间，一阵突如其来的声音把我从温馨的回忆中拉回到现实。那是什么样的声音啊！那么沉重，那么艰难，那么疲乏，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这就是我企盼的妈妈的呼吸吗？怀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心情，我重新仔细地端详起妈妈来。昔日的年轻不知何时已悄悄从她的身边溜走，一丝丝的皱纹已爬上了她的额头，而她引以为豪的长发，也染上了岁月些许的沧桑！这就是我的妈妈吗？我的眼睛不知不觉地湿润了。

翻来覆去，头脑中萦回的只有过去。是谁，第一次向大人宣告自己的长大成熟，闹着不要再和妈妈挤一张床，开始拥有自己的小房间？是我。又是谁，第一次背井离乡，为了展示自己的独立，踏上他乡求学的路？是我。还是谁，气急败坏地跟妈妈顶嘴，不甘示弱，第一次深深伤了她的心？是我，总是我，都是我……时间的流逝固然会给人添上岁月的痕迹，却也教会我们反省人生的记忆。我恍然大悟：妈妈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我吗？泪，顺着脸颊往下滑……

“怎么了？”不知道为什么，妈妈猛地从睡梦中惊醒。我不敢让她知道我的难过，就谎称自己背好痒，睡不着。妈妈相信了我的话，让我把背转向她，说要给我抓痒。当妈妈的手轻轻滑入我的背部，我只感到一股亲情的暖流涌遍全身，那么安详，却又那么不平静。我想说点儿什么，喉咙却像被堵住了似的……当妈妈

再一次问我：“还痒不痒了？”我竭力忍住哽咽，狠狠地说：“不痒了。”那就好，快睡吧，要痒再叫我，挠挠就没事了！”妈妈淡淡地说。而此时的我，早已泪流满面……

妈妈很快睡去，又发出了那种沉闷的呼吸声，但我知道，她依然会惊醒，因为她早已把心全都系在了我的身上啊！情系子女，这不就是母爱吗？



“……你的眼睛为何失去了光华……你的腰身变得不再挺拔……”一曲《烛光里的妈妈》催人泪下。为了子女，妈妈已不再年轻！妈妈当年的轻柔、和缓的呼吸如今已变得沉重、艰难了。唯有用感恩的心、细腻的情才能体味出如此浓烈的母爱。

巷子情结

✿ 陶冶琳

巷子还是那条巷子，人也还是这个人。

——题记

三岁时。

这是记忆中第一次认识那条巷子——灰灰的围墙之间，那条窄窄的巷子。围墙里的柏树高得让我胆怯，甚至让我产生关于丛林的无限遐想。老家在巷子口，蓝色的铁门里面是我的童年。巷子对我而言，是陌生的。可是我喜欢搬个凳子坐在大门口，看着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脚，还有对面那堵墙上形态各异的青苔。可每当这时，总会有一双大手把我抱回院子里，夹得我胳膊窝生疼，“危险，人多。”于是，我把巷子对面当成了大洋彼岸。

六岁时。

幼儿园就在巷子里头，近水楼台先得月，每天的接送都很方便。可是爸妈每天的工作都很忙，这个接送任务便理所当然地留给了爷爷。他不再夹着我的胳膊

窝抱我回来，而是一个人在前面走，我则乖乖地跟在后面，生怕馋一下棉花糖，那个高大的背影就会转眼间消失；一双鞋底儿磨得左低右高的棉鞋给了我全部的方向。被允许坐在铁门口了，每天从幼儿园回家，我就坐在那里等爸爸。电线杆上有一个喇叭，我很喜欢听里面的人讲话，虽然我听不懂。我只知道“阴转多云，东北风四~六级……”响起的时候，爸爸就会回来了。爷爷每次做完饭，就会陪我一起等。可他从不会给我讲什么故事，即使我很想听。那个时候，只有广播、路灯、身边高大的身影，还有，沉默。

十二岁时。

已经搬过几次家了，可还在爷爷的大院里吃饭。吃完饭，我喜欢去外边溜达。正是可以被称作女孩子的年龄，我喜欢给自己留一些空间。可每次出门前，爷爷总说：“巷子里黑，别一个人去。”于是他拿起搭在椅背上的旧大衣，一边咳嗽，一边牵着我从巷子这头儿走到那头儿。爷爷的身影已不再像从前那样挺拔，而那时的我更不明白，老人的病情已日渐加重了。

十五岁时。

又搬了一次家。可我还是喜欢在华灯初上的时候来到巷口。广播、路灯、青苔、铁门，一切如故，只是爷爷已经去世一年多了。拉上领口，跨上单车，骑出巷子。除了广播，一切都沉默着，一种和头顶的老柏树一样深邃的沉默。

“只有那篱笆墙，影子还那么长……”



亲情是杯香醇的美酒，在深邃的老巷口显得格外悠长清香。一条老巷，承载着爷爷对“我”的爱，伴随着“我”一路成长。三岁的“我”与老巷对话，一双大手“夹得我胳膊窝生疼”；六岁的“我”神往外面的世界，一双老棉鞋“给了我全部的方向”；十二岁的“我”“喜欢去外边溜达”，一件旧大衣又陪伴“我”风雨兼程；十五岁的“我”“骑出巷子”揣着亲情走向远方。这一切，有老巷作证；这一切，有爷爷相伴；这一切，是无价亲情的体现。亲情似海，亲情如灯。

落发声声

✻ 孙扬扬

好像叶子到了一定的时候就要脱离母体一样，我开始掉头发，也在那个瑟瑟的季节。

我甚至还没来得及对它们说一句挽留的话，就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离我而去了，无声无息。赞颂落叶的时候从来都没想过，其实大树也会心痛，尽管这代表着她的孩子从此自由了。

话说回来，这也许正是我自己造成的，高二的生活用忙碌填满了整个秋天。我开始整晚整晚地熬夜。隔壁卧室的灯一直亮着，母亲每隔十多分钟就来给我报个时，可我分明听到的是：“女儿啊，快睡吧！”习题难度不断加深，我不停地用咸咸的手指挠着头皮，一不小心竟成了习惯，于是母亲干脆坐在一旁看着我学习，以便提醒我不要把手放到头上去……

在落发的日子里，洗头于我而言是一件极残忍的事。现在的名牌洗发水都特狠，头皮屑是无影无踪了，可头发也所剩无几了。母亲赶紧跑了十几条街到老城区买回了茶籽粉来泡。于是每隔三天，我下晚自修回到家时总能闻到扑鼻而来的醇醇茶籽香。

落叶无情，茶籽水治标不治本，最后母亲带我去看了老中医。见那半睡眠状态的大夫半晌没吱声，我开始疑神疑鬼：是不是肾虚啊？大夫救世主似的点点头。

怎么会？！自打父母离异，九年来母亲简直把我当成了她的整个生命。母亲要证明给别人看：她一个人也能把女儿培养成一块美玉。可……

母亲不敢多想，只要是为了我，她什么都不怨。从医院回来，我们家的煤气炉上便多了一只药罐子。

一边是茶籽水，一边是药罐子，没日没夜地熬啊熬啊……

秋风夹着黄黄绿绿的落叶使劲儿地吹着，把空气抽得干巴巴的。学习上太多的打击，加上日益“残褪”的外表，我已完全失去了自信。一次放学回到家，我竟冲着满脸笑容的母亲说：“我患精神分裂症了。”后来我便经常哭屈。

我再也不敢自己梳头了，因为我害怕看到梳子上一把一把的头发。可是每回母亲替我梳完了头，我总要问：掉了多少根？母亲笑答：才七八根呢。每日三次，母亲都是同样的语气、同样的答案。我知道，不止的。

那晚，母亲照例拿出电吹风为我吹干湿发。吹着吹着，我盯着书本的眼睛突然下意识地往后一看，身后的废物盒里蓬松松、密匝匝全是我的落发！我猛地朝母亲吼道：“你骗我！”然后对着书本大声抽泣起来。

风仍然呜呜地响着，我听不到母亲的声音，更不敢回头看母亲的表情，只是隐约感到母亲在用她慈爱的双手，温柔地抚摸着我的稀少的头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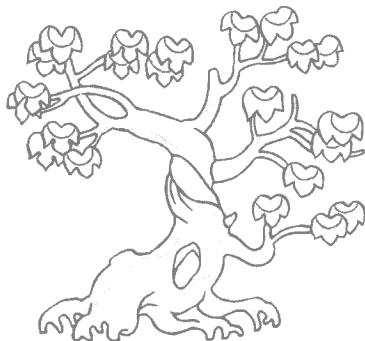
许久，我停止了抽泣，压在玻璃板下的一片叶子在我朦胧的泪眼中渐渐清晰。母亲知道我喜欢收集奇异的叶子，一定是她找来的，那是一片孪生的桉树叶——两个叶尖儿，两个叶柄儿，叶面上深深的道道儿分明是大树的血脉！

为了减少伤害，终于，我剪了短发，是母亲亲手剪的。发尾虽然厚厚薄薄不太整齐，可还是挺好看的。

顶着一头稀稀拉拉还泛点儿黄的短发，我逢人便欢欢喜喜地说：“这是我妈剪的！”



世间有一种爱最伟大，这就是母爱。母爱是一缕阳光，母爱如一泓清泉。落发本无声，在作者眼里，自己的每一次掉发在母亲的关爱中竟是那样的生动有声。作者饱含感情，把母亲为她寻医找药、梳头剪发这些琐屑谨记于心，并形诸文字，没有刻意的修饰，也没有矫情的拔高，一种伟大的母爱自然地流泻于作者的笔端。



和父亲一起走过的路

✿ 刘影子

我曾写过母亲，写母亲不平凡的经历，写母亲的坚强、母亲的自信，写母亲在峥嵘岁月中对我始终如一的爱。

我也曾写过奶奶，写奶奶的慈爱、奶奶的隐忍，写奶奶抱过我的那个温暖的怀抱。

我还曾写过其他人：我笔下的表哥聪明而顽皮，我笔下的堂妹任性却机灵，我笔下的父亲……

我笔下的父亲？原来我笔下从不曾有过父亲，原来我一直都忽略了父亲的爱，原来我一直都没有用心为父亲画过一张像。

闭上眼，十六年来对父亲的回忆在我的脑中清晰浮现……

十四年前的父亲，看着母亲从姥姥手里接过小小的晒得黑红黑红的我，皱了皱眉头：“怎么这么丑！”

十三年前的父亲，骑着他那辆“哼哼唧唧”直抱怨的墨绿色古董自行车，穿过长长的小巷，送我去学画画儿。被雨水冲刷一新的路面和车轮稍一摩擦，我们便和马路来了个“亲密接触”。看着一身污泥，我暗自高兴：今天不用上课了！

十二年前的父亲，带着激动不已的我去电视台试镜。透过镜头只瞅了我一眼，导演便对我的长相全盘否定：“脸太扁了，不上镜！”我小小的自尊受到有生以来最沉重的打击，父亲却哈哈大笑：“脸扁得跟张饼似的！”从此，我有了小名——阿饼。

十一年前的父亲，蹬着自行车把我从“××书画比赛”现场转移到“××书画比赛”领奖处，又从领奖处转移到另一个赛场。抱着证书、奖章，我把快乐和父亲一起分享。

十年前的父亲，把我关在家中的仓库里：“你怎么这么笨，语文都会考零分！”在伸手不见五指的仓库中我听到老鼠的叫声，吓得大哭大叫。

九年前的父亲，看着我“双百”的期末成绩单（二年级只考语文、数学两科），乐得呵呵笑：“嘿嘿，基因好啊！都是我遗传的！”气得母亲对他直瞪眼：

“光有你顶个屁用，还不是我调教得好！”

八年前的父亲，站在游泳池边对我指指点点：“腿没打起来！你见过鱼游泳不摆尾巴的吗？”

六年前的父亲，很惊讶地看着我：“什么？！你不学画画儿了，要学生物？！”

五年前的父亲，带着笔记本和我一起听起了生物课，看着我解剖盘里的死蝗虫，哆哆嗦嗦地握起了解剖刀……

三年前的父亲，恨铁不成钢地望着我：“又不学生物了？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两年前的父亲，盯着我由单眼皮变成双眼皮的眼睛：“嗨，丑小鸭变成白天鹅了！”

一年前的父亲，在我的中考志愿填报表上毫不犹豫地填上了“福州一中”，说：“也别选‘择校’了，心里总感觉低人一等，要考，就要当正式生！”

我曾经在心里恨过父亲，恨他把我关在黑屋子里陪老鼠，恨他打屁股时从不留情。但当回首自己摇摇晃晃走过来的人生路时，我发现，我的脚印旁边，有另一双大脚印。这双脚印不曾代替或遮盖我的脚印，它只是陪伴着，或远或近，但从不曾离去。



母爱是神圣的，父爱又何尝不是伟大的。父爱往往平淡得几乎使你想不起父亲曾经为你做过什么刻骨铭心的事。但只要你打开心窗，你就会发现，在这份平淡里，融入了父亲至纯无私的爱，融入了父亲的理想和期盼。

忘却了的想念

✻ 朱秋祺

七天的长假让我兴奋了好久，预先编排好每天的活动，真恨不得把每一秒都充分地加以利用。

一大早，被爸爸拉着去看望爷爷奶奶。漫不经心地理了些日用品，我便出门

了。路上仔细想想，快有三个月没见爷爷奶奶了。他俩好静，爸爸为他们在郊区买了一套房子，路上要两个多小时，比去苏州还远，所以一年也见不上几次面。想到这里，我不禁有些惭愧，觉得心有点儿痛。

下了车，进了小区，想好要讲些什么让爷爷奶奶觉得我又长大了的话，为了让他们高兴嘛。到了门口，便见一位满头白发格外精神的老人正在院内浇花，看见了我咧开嘴笑笑，露出仅剩的两颗牙。我说：“爷爷，他们都还没到啊？”口气冷淡得连我自己都防不胜防。但爷爷却热情地说：“是啊，快进屋坐吧，奶奶在二楼。”我很机警地说：“我会去叫奶奶的啦，想她可比想您多喽。”爷爷笑了，似乎他已习惯了我的油嘴滑舌。但对于我来说，他的笑容是久违的，好像平日都忘记了。

进屋后，觉得冷清得可怕，看见餐桌上放满了水果、零食，感动于爷爷奶奶的良苦用心。一幢公寓的空间，足以让他们的心触碰着孤独，只能整天在院里与花朵、蔬菜、小动物打交道。上楼叫了声奶奶，便逃了下来。奶奶只说了两句：“肚子饿不饿？想吃什么就拿什么，别客气！”“冰箱里有饮料，看电视时多喝点儿。”没多久，爸爸、伯伯、姑妈、哥哥、姐姐陆续到了，和我一样，说上几句客套话便各自“忙碌”起来——打牌的打牌，发短消息的发消息，聊天的聊天，只有爷爷和奶奶在厨房忙碌着。两个老人的身影让我看到了后辈的无情——想做点儿什么，但却觉得有些不妥。

饭桌上，奶奶不停地为大家夹菜。“好了，妈，快坐下吃吧，自己来。”爸爸说道。奶奶忙得满头大汗却很满足：“好不容易聚一次，都别客气。”边说边夹了第N次菜给我，我说了谢谢，但更像是种任务。到后来，似乎每个人都开始摇头了：“饮料再倒点儿？”我摇头；“吃点儿饭吧！”姐姐摇头；“再喝点儿汤？”姑妈摇头。奶奶恳求地问着大家，我很不忍心，只好说：“菜很好吃，肚子饱了，等会儿吃点儿水果好了。”奶奶很开心，再一次忙碌起来。吃完饭时，奶奶说：“都多住几天吧，大家难得聚的。”好像大家都猜到了奶奶会说这句话，所以理由似乎都很充足。但最终大家都无法抵挡奶奶的真挚挽留，用了“再说”收场。

第二日下午，姑妈一家离开，奶奶热情说“再会”，笑得有些窝心，却没有我想像的那样难过，或许她觉得还有我们。

第二日晚上，伯伯一家要走了，奶奶挽留，但终究还是遗憾地说了“再会”。不过她那还算会心的笑容让我们明白也许是因为还有我们在。

第三日上午，我和爸爸正在吃早饭，奶奶说：“今天要走了吗？”我们不好意

思地点头。“再玩儿几天吧！”奶奶轻声说。我看了看奶奶，那张瘦小的面孔布满了皱纹，在经过岁月的洗礼后，沧桑明显地写在脸上，那双眸子溢满真诚，“那吃完中饭走，行吗？”我点头。我不止一次想着：其实奶奶想在每句话前都加上一句“我们太孤独了，陪陪我们吧”，但她为了不让我们为难，所以一次都没说。不知道当时我的表情是怎样的，只看见爸爸的脸上浮过一丝歉疚。

终于到了离开的时候，爷爷问我：“车钱有没有？”我笑了，笑得有点儿莫名其妙。“我给你十元钱，自己买点儿东西吃。”我推了推说：“不要，要你的钱干吗。”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儿狂，便马上改口：“我有的，真的不用。”此时的爷爷努力显示自己的精神抖擞，脸颊胡须的颜色却已经出卖了爷爷的年纪。奶奶劝解说：“拿着。你爷爷一个月我才给他十元零用钱，难得他大方。”回想过去，印象中爷爷的确很吝啬，而奶奶则分外慷慨，也许这两个形容词有些庸俗，但一直以来我就是这么想的。而今天，我才真正懂得爷爷是节俭。我接过那张有点儿破损的十元钞票，接过两代人之间的深情。“那我走了，爷爷奶奶再见！”我依依不舍地说。“我送送你们。”奶奶连忙接话。“不用了。”爸爸边说边拦住奶奶。

沉默……

离开……

也许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忘记了想念，但我们必须永远记住，长辈亲情的无私伟大！他们为了不让自己成为儿女的负担，把想念深埋心底；而我们却忘记了想念他们……



匆忙的生活中，我们忙着学习、忙着工作、忙着赚钱、忙着升职……我们漠视着父母渴望交流的眼神，忽略了他们需要慰藉的心灵。常回家看看吧，为了父母对我们那份牵挂，也为了我们日渐忘却的想念。

我和我的父亲

✻ 马 倩

他坐在那里看着他的书，背对着我，却不知道自己的女儿正在看着他。是的，这是进入高中以来，我第一次认为有必要认真地审视一下与我生活了十六年的父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父亲对我的感情超越了其他一切感情，以至于母亲和弟弟曾不止一次地指责父亲于我的偏爱。我承认，从小到大，我的每一次成功、失败，每一次快乐、伤心，都隐含着他的因素，而对于我的性格，他自然是最了解的了。

在我上三年级时，学校里开运动会，他帮我报了一个让许多人都吃惊不已的项目——八百米。之后便带着我锻炼，一天，又一天，再一天，一个月后我和唯一的对手——一个大我一岁且至少高我一头的女孩在比赛中相遇了。很快我冲过了终点线，很快我被同学老师团团围住，很快我拿到第一名的奖牌和破记录奖章。这时我看到了他正在远远地望着我，脸上没有表情，我想他应当是高兴的。

在我念初中的三年里，他的工作很忙，没怎么管我，但我们却变得更加亲近起来。我发现印象中一直冷漠的父亲喜欢和我讨论问题，末了点拨两句，我便豁然开朗，心结顿释。

是的，当那时很多孩子为了父母的脸色而学习，为了与父母的代沟而烦恼的时候，我却显得很轻松，庆幸自己有一位开明通达的父亲。他会在越野赛时帮我的同学拿衣服，并兑现为前五名买饮料的诺言；他从不介意我和男同学交往；从不限制我看电视、听音乐，直到中考前的紧张时刻，他还建议我看看“幸运52”；他会在凌晨一点叫我起床一起看足球赛，他会帮我到旧书店收购旧书，会剪报给我，会在饭桌上和我一起看新闻，并和我一起讨论时事，他总是尊重我的看法，必要时做出纠正……我为有一个特别的父亲而自豪，而当同学用羡慕的口吻说“你爸爸真好”时，我更是喜上心头。

进入高中，我的成绩开始下滑，我对自己的信心也在萎缩，家长会后的几天，他都不大跟我说话。一直作为好学生的家长又很爱面子的他一下子还不能接

受角色上的转变。我开始相信他是真的生气了，气我不能像从前那样刻苦努力、踏踏实实地钻研些学问。尽管他从不当着我的面发泄，然而失望还是难以掩藏地写在他的脸上。

其实，我也开始对他失望，对他质疑：父亲不应是这样的，以前他从不这样。我想起了上个星期天发生的事。他为了继续留在那所正在改制的国有企业时，开始猛攻那门通过经济员考试的必要科目——计算机。在陌生的电脑面前，他显得茫然无措。当他拉下面子拿着题目来问我时，当我一次次解答后终于忍不住冲他怒吼时，我发觉我们之间早已有了隔阂。母亲说我们这对父女一个脾气——又倔又要面子，我对这点从未质疑。父亲倔得只笃信自己那一套，我倔得厌恶别人怀疑我颇有自信的东西，倔得无法忍受父亲那在我看来的无理取闹。一通吵嚷之后，我又感到深深的内疚，然而却没法控制住自己，只是每晚看父亲弓着背，带着新配的老花眼镜，在电脑前做那些我认为再简单不过的题目。

昨天父亲说我愈来愈内向、愈来愈没有耐心和毅力了；我则反驳他越发暴躁，越来越不讲道理，最后我们都沉默了，我想是我们彼此的改变被对方揭穿的原因吧……

父亲此时突然转过头，看见了我，那道目光似曾相识。我的心一颤，想起昨晚临睡前，他好像犹豫了半天，才掩饰不住兴奋地告诉我他的计算机考试通过了。

我明白了，他始终是我的父亲，而我也一直是他的女儿，是他生命的延续。这，我永远无法改变，其实，我也不想改变什么。



父爱是一座山。当岁月的沧桑把父亲这座曾经令我们高山仰止的山峰侵蚀得不再巍峨时，我们已经成长为一座座日益高过父亲的山峰。生命就是这样不断延续，而亲情永远至真至纯。